



琴台客聚 潘國森

二次回歸漫長而痛苦

踏入辛丑年，較少談論「港是」，主因是大局已定，筆者一張嘴多說說幾句都無關宏旨。過去忍不住多發言，只是為了讓其他守法良民有機會接收到積極正面的意見而已。

筆者在2013年才重新關心香港時局，那年發生了「林慧思辱警事件」。林慧思是任教於香港某天主教團體辦的小學。有一天，這位女教員喬裝成一個到街市買菜的「大媽」模樣，到旺角鬧市一處「法輪功」街站吶喊助威。「法輪功」在中國內地被定為「邪教組織」。林慧思以「潑婦罵街」的手段「阻差辦公」，以流利的中英粵話辱罵現場執法的警務人員。後來此妹被人認出不是路過的街坊，實是專誠跨區去踩場！接下來整個反對派力為她護航，曾居英美等地的「名嘴」、「名筆」揚言她罵的髒話在西方社會廣泛被接受。還有極高層的傳教士跳出來包庇，該「華裔番僧」甚至吩咐其信眾「罵他粗口」！這個「他」，是時任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！因為梁官指令教育局長為林慧思辱警一事，給他交一個報告。不旋踵此高階傳教士反口，辯解說他叫信眾「罵梁振英粗口」是說說笑而已！所謂「君無戲言」，那時潘某人就有不祥的預感，從此香港要多事了！

終於在梁官任內有一「落區」聽取民意，真有一個十來歲中學男生模樣的小孩，發言幾句之後，就對梁官咆哮道：「×你老母！」（這廣東話等於「幹你娘！」）然後揚長而去。男孩辱罵梁官，與林某辱罵警員、與傳教士之「開玩笑」有沒有任何關係，恐怕要問上帝了。而今天香港小孩對於公開用廣東話罵

人，亦多視作等閒。

本欄早在2019年盛夏就發表了數篇《暴動的亂後重建》，第一篇就題為《「螞蟻革命」善後》。廣府人稱螞蟻為「甲由」，「港獨分子」不認祖宗，侮辱中國人為「蝗蟲」，我們以「螞蟻」回敬，無非「禮尚往來」而已。「港獨分子」稱2019年的暴動為「時代革命」，卻經常筆誤為「時代革命」。這樣墮落，不知道與香港中小學有幾許「林慧思型」教員有沒有任何關係。

潘某人只是用常理常情去推斷預測「時代革命」必敗，現時具體是用《香港國安法》來處理，則不是潘某人能未卜先知的細節。香港已進入「二次回歸」，從守法良民的視角去看，過程必將漫長而痛苦。因為我們這類明白事理的老香港應該只能算是700萬人中的少數派。

二次回歸的困難，恐怕是在於香港社會主流的意識，在此可以總結成兩大點。

（一）香港社會主流認為「香港人」恒常比「大陸人」（泛指深圳河以北的同胞）優秀！這包括學問、識見和人品等等。

（二）香港社會主流認為香港的政經制度，恒常比中國內地優秀！這包括基建硬件和制度軟件等等。

個人粗略估算持有這種心態的愚昧香港人，少則稍多於半數，多則可達六七成以上。縱然筆者不怕開罪人而勇於發言，亦難扭轉局面。許多香港人對內地、對「大陸人」抱有既自大亦自卑的心態，結果很容易受謠言影響。有人胡扯幾句，就出現抵制「安心出行」、全民檢測和早打疫苗。傻子做傻事，二次回歸焉能不漫長而痛苦？



思旋天地 思旋

堅定決心 共同意志

近來，確保「愛國者治港」已成為本港最熱門的話題。中央對香港無微不至的愛護，為了令香港能真正貫徹落實「一國兩制」，分別於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布了《香港國安法》和最近就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作出了「311決定」，並又在上個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最後拍板通過一系列選舉制度的具體安排。通過由中央至香港特區政府等官員的分別詳述下，令港人已清楚認識香港的選舉制度大變革，全國人大常委會今次修訂基本法附件一和二，意義深遠，是全面落實「愛國者治港」根本原則，完善選舉制度是優化了香港循序漸進的民主制度。通過「決定+修法」，圓滿完成了中央交付的重大政治任務和重大立法任務。通過港人的熱烈支持和擁護，彰顯了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國各族人民維護國家主權、安全、發展利益，維護香港特區憲制秩序的堅定決心和共同意志。

實事求是地說，這次改制是強化了中央在確定香港政治體制中的主導作用。香港特區包括政治體制，是由憲法及基本法加以規定的，是國家事務，中央事權，所以中央需要發揮主導者角色，行使憲法及基本法賦予對港的全面管治權，對香港的政治體制進行制度性糾偏，要堅決維護行政長官在特別行政區的核心地位。所謂「三權分立」，在香港是不行的，是要有效

落實行政主導。對立法會議席比例改變了，由選委會產生比較大比例的立法會議員，是能夠確保愛國者參與其中，相信他們的理念與行政長官較為接近，會作出具建設性的輔助行政長官施政，「行政主導」的政治體制得以落實。

有關立法會議員及行政長官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，是由特別行政區政府主要官員擔任，該會所決定不受司法覆核。顯然，資格審查委員會成員的職權是最高的，因此，大多數港人都認為為求公正起見，資格審查委員會成員其中如有意參加選舉者，應該除去委員會成員資格。

選舉委員會成員由1,200人改為1,500人，共5個界別。其中區議會成員界別已取消，改為各區分區委員會及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、地區防火委員會委員的代表76個席位。還有新界區同樣是有新的代表，新組成部分是內地港人團體的代表。如此一來，1,500人的選舉委員會有更廣泛的代表性，誠是好事！皆因選委會大增了愛國愛港的席位，如此政制變革，止亂回正軌。有能力的人擔當了治港角色，減少內部矛盾，團結和諧，聚焦解決深層次問題，共同發展經濟和民生。當然，最關鍵的是在中央的關懷和指導下，充滿愛國主義精神的特區政府官員，竭盡全力與香港市民一起，萬眾一心，發展香港的未來，行穩致遠，香港明天一定會更好！



心窗常開 潘明珠

開啟心靈 虛中見實

不少人說疫情宅家，空虛難耐，這也反映出香港人常慣把生活空間塞得滿滿，很在意因囚小室內。宅家又何必愁顏？心何必因囚？生活，有閱讀有電影，怎會空虛？

影院關閉，本報傷感，幸好影片仍在，宅家也可愜意欣賞。

近日看張經緯導演的紀錄片《少年滋味》（見圖），我試着從電影中聆聽、了解這代某些少年人的心聲。

常有人被頑劣不聽教、受寵壞的孩子「激親」，覺得這代年輕人難以理解。這紀錄片捕捉9位由10至20多歲的青少年之生活，反映其學習、心態及家庭狀況，鏡頭下他們之訴求、心聲及對未來理想和前途之思慮，皆引人思考。此片某程度真實反映出香港社會少年之面貌，導演的選材、選角有點代表性，呈現出當世年輕人的壓力、愁滋味，對自身處境和將來期盼的感觸。片中幾位來自小康之家的主角（如名生、優才生），似是吃飽無憂米，不知人間疾苦；但正如馬斯洛的人生需求層次論，較低層次的需求滿足了，就對自我有更高需求，故16歲的Brian會看老子哲學，思考生死、生存意義。其他人物有缺少關懷和自信的邊緣少年；來自青海的新移民華仔，受人歧視下陷入身份認同的迷惘。還有10歲的女生，被迫要贏在起跑線下過着忙碌的沒有童年之生活。

鏡頭聚焦讓這些少年人娓娓道出個人故事，心底渴望自己的理想和愛做的，能得到父母的理解認同，各人敘述平實，沒有特別埋怨或激烈抱怨父母，可見現實情況。大概虛構的講述叛逆少年的影片，才常有與父母吵架之衝突場面！

我欣賞導演以安靜沉實的鏡頭，呈現少年人真情剖白的心路歷程，沒特別添加旁白來引導觀眾；甚至連少年人背後的父母，也自然流露，不經意說出作為怪獸家長的心聲，這是高明導演，拿捏得當。那麼少年人的愁滋味，如何得以慰藉呢？

導演運用音樂藝術意象，喻作少年們的心靈糧食，音樂讓他們宣洩平日受管束的壓抑，令他們放鬆，有尋找理想的動力。影片利用聲畫配樂，細緻巧妙的剪接，使各段少年片段有機地銜接，節奏明快，沒有冷場，顯見導演用心和功力。

紀錄片是說人的故事，卻為觀眾打開少年們的內心世界，值得年輕人和家長教師思考如何教養孩童，期望這些少年心裏擁有的音樂熱誠和理想萌芽，有一天能茁壯成長，開出燦爛的花朵。



翠袖乾坤 余似心

死亡之痛

家父已95歲高齡，一頭黑髮，滿口整全的真牙齒，腦袋清晰，記憶力特強。3年前曾患腸癌和心血管堵塞，手術後半年已康復，如今行動自如，醫生也稱讚他身體底子好，羨煞旁人。

縱使如此，身體總會退化，他開始雙腿乏力，胰臟有結石，膽固醇超標，血壓稍高。加上前年面對家母離世的打擊，他愈見焦慮自己油盡燈枯的一天即將來臨。絕少表達自己心情的他，也禁不了開始說：「每趟覆診都退化了一點，希望最後的日子不要那麼痛！」說時語氣平靜，不久又不經意說：「希望最後不會那麼辛苦！」父親這年紀憂慮死亡之痛是正常的。人生之苦莫過於生老病死。死亡常伴隨痛苦，大家都看到了別人的經歷，而且不知往哪裏去的「迷」，最讓人害怕和不安。

相信大部分人不怕死，怕的是痛苦、辛苦、不能承受的身體折磨。如果可以選擇不痛苦地離去，死亡便不

那麼可怕。

中國人是對死亡尤其忌諱的民族，這態度說穿了便是懼怕，愈怕愈逃避愈苦。在荷蘭安樂死合法化已經近40年，在人面對身心痛苦大得承受不了的時候，可以在兩位醫生見證下選擇有尊嚴地結束生命。

最近一位家庭朋友，是加拿大老人專科教授兼醫生Dr. Bayne，也因為明白這點，在加拿大推行以藥物協助離世（Medically assisted death），讓老人家選擇清醒，不想因各種疾病而受苦，有權選擇什麼時候離去。而他本人也選擇在上個月這樣地離開塵世。

Dr. Bayne 深明老人不是想逃避死亡，只是簡單地渴望逝世時不那樣辛苦。這也是很多老人，包括家父的心願。除了老年人，長期病患和絕症患者也面對類似的問題。

可惜香港沒有安樂死這類的法例，雖曾有病人提出但被推翻。只求有藥物和醫療科技可減輕病痛和衰老之苦。其實安樂死是人類對待生命的文明和尊重，期待早日能獲例通過。



百家廊 采拉

窗外的大樹

每天上午閱讀、寫作或畫畫3個小時後，心靈和眼睛都需要歇一口氣，往往給自己沖泡一壺茶，捧着杯麵對窗外的大樹，有時候，大樹和我說話，有時候，我與大樹傾訴心聲，這是每日裏最美好的午間休閒時光。

窗外有5棵大樹，在不同的季節裏，默默地告訴我時光的流轉。春節前差不多掉光的葉子，老在清明前開始紛紛萌芽嫩綠新葉，其中3棵長着小葉子的樹，趁我沒注意，開出顆顆粒粒的毛球球樣的花，一球一球地將深深淺淺的紅，攏置在它們自己喜歡的位置上來看我。濃濃淡淡的紅，這裏那裏間雜在相對生長排列整齊的綠葉之中，彷彿炫耀自己的光彩般，以媚人的醞紅招呼我，嗨，我們又見面了！眼花撩亂的我需要四處搜索尋覓，起初還放去茶杯去數數，愈數愈亂了套，最後放棄愚笨行為，只餘讚歎，同意徐志摩說的「數大就是美」。

那樣美麗的紅色球球花還在一朵一朵互相爭鬥的時候，另外兩棵大樹也在同一時期目的一串串黃色小花綻開在樹梢上。絢爛奪目的黃色串花，可不是那年在台灣初次相遇的金急雨嗎？我們這裏都以英文稱呼這黃色串花，叫Golden Shower，翻譯過來就是黃金浴，可我們一定是見它在雨天着急，一下雨它便急急要飄落，顏色也是金黃，華文稱它金急雨。台灣人另有叫法，喚它阿勃勒。這有點怪的名字，讓人好奇黃串花的源頭，要到有谷歌搜索的年代，才終於有了答案：「原產於南亞南部，從巴基斯坦南部往東直到印度及緬甸，往南直到斯里蘭卡。分布在緬甸、斯里蘭卡、印度、台灣以及中國內地的南部、西南部等地，生長於海拔1,000公尺的地區。」阿勃勒竟不是台灣話，是我的誤會。谷歌說這是梵語 aragvatha 之音譯。恍然大悟問

我看見一句吃驚的花語：「生命就該浪費在美好的事物上。」這說的是不是我呢？什麼事也不做，就捧着茶，嘖一口抬一下頭，專心看花兒隨風紛飛，隨風飄落。然而，如此美好浪漫的事物，怎麼可以說是浪費呢？生命中的美妙時光往往稍縱即逝，必須隨時隨地牢牢掌握，把幸福一點一滴慢慢堆砌累積呀！晨運時光，我把紅色的毛球球花和黃金阿勃勒的照片拍了發給朋友，很得意地炫耀：每日清晨，在溫暖的黃金陽光下，踩一地華麗的黃金花地氈慢跑，有時紅色球花也會嗶嗶地掉在地上，混在澄亮的黃花裏邊讓我的晨運增加豪華氣派。快樂當然要與好朋友分享。來過我房子的朋友，聽聽我當初買房子時，選擇的還有大路邊那套，替我惋惜，路邊的房子應該更有價值呀！

當時在前面或後面，房子價格一樣，然而，我選了靠裏邊這棟，不好意思坦白，究其原因，為的是窗外這5棵大樹。平常聊天不提花樹的朋友，我便以為他不懂，但他回來的微信是：「你叫雨樹的，看着葉子和花形，應該是合歡樹，至於你說的黃金阿勃勒，我看起來卻是銅莢花。」

青翠的小葉子相對並排密生長着，下雨的時候，雨滴穿過合併的葉子落下，雨停之後，葉子中間儲藏的雨水仍然在滴落，這是南洋人稱為雨樹的原因。因為大動聽悅耳，便沒去尋它的學名，原來這叫合歡樹。不知名的花樹本來就好看，合歡樹這名字讓紅花綠葉添了柔情，記得納蘭性德一首《生查子》「惆悵彩雲飛，碧落知何許？不見合歡花，空倚相思樹。」說的可是這合歡樹上毛絨絨的紅球花嗎？合歡據說有開家歡樂之意，花因名字變得更美，也因名字教人不禁添了惆悵。

他還給我發來糾正的黃花照片。一片金黃色的串花，在照片裏無聲地喧鬧盛放。「雖然這兩種花都是澄黃色，也都聯生

長，但是，阿勃勒的花瓣更長更薄些，你注意看呀，花朵全是往下垂生。你照片裏鮮艷的黃色花，姿態是往上長的。」我沒法等待隔天晨運時間，迫不及待下樓去看花。仔細觀察金燦燦的黃色小花，果然是一串串向上昂揚，每一朵都指向蔚藍天空和火紅太陽。原來我們的記憶居然會欺騙自己。在台灣認識的阿勃勒和眼前的銅莢花雖然外貌相似，卻是兩種花呀！平常沒有研究，只懂一種兩種花樹，認識又不夠深入，不過外形相似，便自以為是地套上去類攙起來。沒有告訴我他臉紅了，可我真感謝好朋友的善意指正，是他免我在別人面前出醜。

姿態有分別的黃色串花，既有同樣的璀璨，也有同樣的凄美命運。盛開時光短暫得就只有一天兩天，有時甚至不到24小時，這說的是遇到下雨。風來雨到，嬌嫩的澄黃銅莢禁不住風吹雨打，一瓣一瓣，一朵一朵成黃色小雨在空中飄盪。黃花雨落到地上，鋪滿一地艷美綺麗的黃地氈，提供了我晨跑時光的奢華和浪漫。

11年來，春節過後不久，窗外的大樹不會忘記鋪開一條豪華的金黃跑道，讓晨跑的人剛起床，就充滿愉悅和期待，急急下樓陶陶在氣派非凡的排場裏晨運。紅花和黃花有時候落在我身上，有時候就掉在頭髮上，跟我回家。一個美好的上午是一天最理想的開始。生活在四季不分明的南洋，照樣可自斑斕多彩的似錦繁花裏感覺到萬物復甦、生機萌發的春天的到來。準備搬家的時候是12月，午間喝茶對望窗外的大樹，茂密蔥鬱的葉子仍然青翠欲滴，只不過紅色黃色的花都還沒綻開。我拍下了幾張繁茂葉子的照片，發給朋友，告訴他，搬家最捨不得的，是窗外的5棵大樹。

此刻我在新房子的露台上，望着絢麗的朝霞把遼闊的大海染成金碧輝煌，一邊想念老房子窗外的5棵樹。



網人網事 狸美美

當口罩多過水母

最近有組新聞看得小狸心驚膽戰：去年有16億個口罩流入了海洋，要分解完至少要450年。有多地漁民都表示，以魚蝦翻騰的海面，如今卻常可見漂洋着廢棄口罩和防護手套。法國一家環保組織更直截了當說，照此發展下去，海裏的口罩很快會多過水母……

在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面前，全體人類顯然是手忙腳亂的。從沒口罩到搶口罩再到緊急生產補貨，人類以最快速度保護起了自己。如今，全球口罩供應充足，許多人已經開始「飽暖思淫慾」，不僅要口罩，更要「好看的口罩」、「能襯衫的口罩」。於是，各種顏色、花紋、材質的口罩紛紛出爐，許多國際大牌也都粉墨登場，加入這場「口罩時尚」的大Party。

只可惜，人們在「如何讓口罩更炫酷」上花的心思遠遠比「如何防止口罩污染」上要多得多。

據世界各地的綜合消息，「地球村」的全體居民現在每月使用防疫口罩的數量高達1,290億個之多。即便按每月都是31天計算，也相當於全世界平均每天使用超過280萬個口罩。而這些廢棄的一次性口罩的最主要成分，就是塑料。

科學家指出，一次性口罩屬塑料製品，無法生物降解，而是會分裂成較小的塑料顆粒，即微塑料和納米塑料。它們廣泛存在於地球的生態系統中，難以滅絕。更可怕的是，直到目

前為止，這些「難以滅絕」的口罩究竟應該怎樣回收利用，還沒有任何一家官方進行指導與監督，因此非常有可能正以最不正確的方式處理掉。

在最不正確的方式中，前文說的「扔進海裏」就是當中的一種。這些微塑料的直徑一般不超過5毫米，更有的直徑小於100納米，甚至比病毒還小，被稱為納米塑料。它們可以輕輕鬆鬆在河道和海水中游走，被海洋生物吞食。其中，科學家研究顯示，海產品中軟體動物體內的微塑料含量最多。這也就是說，人類餐桌上的蛤蜊、牡蠣和扇貝等，可能擁有一個共同的秘密成分：塑料。

看來，疫情不止正直接殺死着人類，更謀劃着用次生災害絞殺人類的後代。但其實，真的全怨新冠疫情嗎？在沒有新冠疫情之前，人類在這方面做得就很好嗎？據「塑料海洋」國際組織的統計數字，在新冠疫情之前，每年也大約會有800萬噸的塑料製品流入海洋。口罩污染，只是讓受害受難的海洋生態更加雪上加霜。而又何止是海洋？那些埋進土裏的，就都能快樂降解了嗎？

一些科學家研究預測，到2060年，全世界塑料垃圾的全年產量將增加兩倍，達到1.55億至2.65億噸。如果人類再不緊急考慮環保治理問題，那即便逃得過新冠疫情，也逃不過「不朽」塑料的緩慢絞殺。

當口罩多過水母，我們又有什麼好日子過？



信而有征 劉征

虛擬偶像洛天依

昨天看到了一場洛天依和薛之謙的舞台對唱，是江蘇衛視前兩年的跨年演出，表演的曲目是《達拉崩吧》。如果從一個旁觀者的角度來說，薛之謙以及他的一切物理道具在這場全息表演當中處於下風。尤其是他手中的那柄假劍，他騎着的那匹木馬，都因為做工粗糙，給人一種粗製濫造的感覺。而整個數字化營造出來的舞台效果，那樣光影奪目，最合同樣數字的洛天依。她的樣貌，是一種粉中帶白，全身啞光，並顯得柔弱無骨。可以說，在這場視覺變換的絢爛當中，薛之謙和真實的物因為無法企及於一種想像，成了幻覺成真的障礙。因為既然是物，便自有來自於物的限制。需要工藝的精湛。但物的有限性，是遠遠不及人的思維那樣，可以任意馳騁的。

洛天依便是這個想像的產物。她的體型、姿態、以及歌聲，完全不固定。那聲音，時而來自於一個幕後的真人，但也可以是某種電子的混合。就好比《第五元素》當中的《The Diva Dance》，電子音和人聲快速地切换，使聽覺在自由的四個八度當中任意切换，就好

像它有無限種可能。

觀眾最期待這種神話。對於真人，他們或許會被疲勞。尤其當一個真人偶像因為日漸厭惡自己的職業，再也無法從眾人目光當中的熱情獲取力量的時候，他整個人就不再發光了。洛天依這種虛擬偶像不存在這個問題。它永遠精力充沛，隨時準備以最完美的狀態迎接新的變化。況且，當大眾喜歡一個虛擬人物的時候，正在於它的虛假。這種完美所帶來的虛假性時刻在提醒着觀眾與虛擬偶像之間的距離。不是偶像和粉絲地位的距離，而是真與假之間的截然差別。它不是真的，愛它是安全的。因安全便生出義無反顧來。尤其，一個肉體的偶像，一旦某日有了對象，一想到他的肉體將從此屬於一個人，他曾在視覺上也屬於「我」這個幻覺就成了微頭微尾的謊言。

虛擬偶像不同，它永遠都不會變，更不可能屬於誰。它的被製造，本身就讓它屬於所有人。而它的個性也是商討出來的結果，它的每一次大騷，都是集體智慧的呈現。它的無欲無求，決定了它的冷血。一想到這些，我作為它的粉絲，就有了永遠擁有偶像的信念。

面對真人偶像，我們或許會患得患失。因為終有一天，當我的熱情有所消滅，就會發現他居然也有和我一樣的七情六欲。他的神性會在這種發現當中被減弱。洛天依不存在這樣的問題。即便有一天，這個虛擬偶像因為技術的進步在外形上完全成了一個真人，也實在無關於喜愛。因為崇拜偶像，就像遠古時代那樣，乃是人的本性。從本質上來說，它們是人為自己製造出來的神，它為了人的欲望而存在，承載着我們的一切期望。而神之所以為神，正在於我們的無動於衷。倘若我們聽聞或看到哪一個神走下神壇，居然有了自己的偏愛，我們就會對它失望，減少了崇敬之心。

所以，從2016年開始，這個性格軟萌、帶着中國結的長髮女孩，開始獲邀參加各地方衛視的跨年晚會，直至今年的重慶跨年春晚，它算是征服了所有的傳統主流視聽媒體。正好比一個明日之星，最先感知到它的未來、並賦予它地位的總是媒體。洛天依的成功，是整個二次元漫畫世界逐漸進入主流視野的一次證明。或者，它走紅的意義遠不止於此，因為它的封神實際上讓我們重回遠古時代。